

方 路散文選 (2000-04)

【導 讀】

方路，原名李成友（1964-），祖籍廣東普寧。檳城大山腳日新獨中畢業後，赴台灣就讀屏東技術學院。現任《星洲日報》高級記者。方路從一九九二年起發表作品，曾獲南大微型小說第一名、砂拉越星座詩社徵詩比賽第二名、潮青文學獎、花蹤文學獎散文佳作。著有散文集《單向道》（吉隆坡：有人，2005）、詩文集《魚》（1999）、詩集《傷心的隱喻》（2004）、微型小說集《輓歌》（2006）。本卷所選的五篇散文，皆出自《單向道》一書。

方路認為散文是記述作者最深切的觸動，作者是時光中的工匠，設法以文字把流逝的光影雕刻成具體畫面，而且準備鑄製成永恆。而原鄉對他來說，仍潛藏著很濃的磁場，回到原址，一景一物，皆有感觸。這個故鄉成就了他的文字。

座落在檳城大山腳的故鄉，並沒有為方路留下美好的記憶，憂傷的氛圍經常籠罩著他的敘述。鍾怡雯認為方路的散文和詩的主軸通常不是事件，而是高密度的情感，死亡和離別，物傷其類是他最常處理的主題。方路反覆書寫死亡、貧窮、病痛、對文學單純的追求，這些「事件」全都被壓縮在憂傷的「情緒」裡，事件是背景，情緒是核心，抽象的抒情營造出低迷的氛圍，兩則成為方路反覆出現的主意象。實際上，兩在方路筆下並非單純的景，而是情感的外

化，即情之所托，正如王國維說的「一切景語皆情語」。(〈沉浸在雨水或淚水裡的魚——感傷主義者方路〉(2006))

作為散文集書名的〈單向道〉(2000)，則表現出方路典型的敘事節奏：緩慢。類似楊牧的緩慢。思緒和鏡頭是同步的，受到鏡頭推移速度（也是憂傷應有的速度）的影響，思緒／敘事的內容變得很細微，許多在日常不會特別注意的事物，因而被網羅進來，於是產生大量的細節，把記憶和現實填得滿滿。這種微觀的筆法在〈鄉關有雨〉(2000)起了很大的作用，文本中的廟宇、法器、人物和動作、小吃、市場的菜樣、酬神劇目、匾額、樂捐名單、告示牌內文，統統被寫了進來。正是這些看似瑣碎的東西，構成繁複的民俗文化內涵。在華人居民近半數的檳城，如此大型的廟會，理所當然的清一色全是華人的文化元素。方路成功地建構起一個立體的空間和地方精神，再加入雨景的惆悵，鄉愁遂有了豐厚的內容。方路在處理冗長的事物時，還會使些巧勁：「其他捐助者的名字，喊起來恐怕還有些回音：黃安公司、劉珠、湯金房……；而且還有其他商號在和聲：周昌號、瑞茂號、周利號……」回音與和聲，立時讓枯燥的名單大呼小叫地活了過來。

〈三十九歲的童年〉(2004)則「陳述了方路生命中一段無法忘懷的貧窮與苦難。絕境中掙扎求存，匱乏的物質條件，長年累月地在方路內心積累成一層又一層的感傷厚土，漸漸成為面對現實世界的一種態度。雖然我們無法論斷童年對創作者的影響有多大，甚少可視之為作者人格和創作風格塑成的重要原因之一」(〈沉浸在雨水或淚水裡的魚〉)。另兩篇〈夜已深夜已淺〉(2004)、〈今晨兩大不大〉(2004)都是生命的感傷記憶，文中營造的意象全是憂傷的投射，但他的語言始終是淡淡的，不輕不重，屬於一種舒緩的抒情。

單向道

白色。

校門。

花。有樹。扶桑花。阿勃勒樹。一頭狗伏在枯乾的草地上叫吠，仔細看，狗對著我吠鳴。吠得很出神，把周圍的草尖都叫直起來。再仔細看，後頭有兩頭雜狗，眯著眼睛低吟。我把電單車擱在棕櫚樹下，走到懷德堂的石階坐了一會兒。年初二的黃昏，整間校園安靜得只聽到剛剛叫過狗吠聲的回音。仔細聽，彷彿是少年的回音，逐漸移過來，中學記憶的乍光片影也似乎爬過時間欄杆，從晚風的隙縫，移近來，移近來。

課室裡冒出了珠算盤敲打的声音，班上同學在桌上擺好一盤盤黑木珠算盤。校長走進課室，班上立刻把吵鬧的聲音藏在抽屜，課室外樹上鴉叫的烏鴉群振翅飛走，飛到更遠的枝頭，粉牆上的壁虎分頭竄進日光燈繞滿蛛絲的燈罩後躲避。同學在粗糙的棕色紙皮作業簿封面寫上指導老師的名字：

葉清山校長

校長站在課室前，用力地推高掛在黑板上巨型算盤珠子，像走在長廊時，三五步以手肘推高自己的褲腰。校長口裡唸唸有詞，同學打著哈欠跟著學背誦：

一上一

二上二

三上三

初中的課堂充滿珠算的口訣，回音傳遍課室的走廊，直到下課鈴聲響了一遍後，校長拍拍白色襯衫上的白色粉末，步出已經斜了一邊的木門，同學看到校長蒼白的頭髮，像灑滿未掃乾淨的白色粉末。

校長有時沿班突襲檢查同學的儀表，帶了一把銀色剪刀，頭髮蓋過耳朵的，總是逃不過他剪刀磨出的尺碼，把同學多餘的頭髮弄滿課室。校長的頭髮永遠都是梳得很整齊，灰白的髮絲，像舊照相館外黑白的肖像。有一次，校長走過籃球場，突然冒出兩個沒有穿校服的少年，使勁圍攻，把校長弄跌在地上。那時，我在二樓矮磚欄的走廊看到這個情景，心裡十分難過，竟不由自主地奔下樓，衝到籃球場上使勁推開兩名沒有穿校服的少年，推走他們後，把校長扶起來。校長站穩片刻，把弄亂的頭髮撫平，拍下褲管上沾著的灰塵，鐘聲剛好響起，我從鐘響的回音中匆匆跑回校室。

有一年，在一個還記得叫居林的小鎮，偶遇多年不見的校長，他坐在早晨的陳舊茶餐室的藤椅上，吃著早茶和一碗明顯盛了許多滄桑佐料的碗公麵，頭上仍梳著像照相館廣告肖像的灰白整齊頭髮。校長在長了繭的舊藤椅上坐出了退休的樣子，不像從前教珠算背口訣時掛著的嚴肅臉孔。我走向前問候幾句，車笛聲剛好鳴起，我匆匆登上一輛慢行的巴士，校長回過頭時，也把時間累積的風霜望過來。

懷德堂外放置了許多石椅，椅腹很深，像個碗公，結果盛滿周圍的落葉。扶桑開紅了花期，一朵朵在綠葉中爭豔，過於飽和的紅蕊給風吹落石椅上。我掃走一些花葉，看到椅上印著紅色的廣告詞：

德安涼藥丸

主治：

體內積熱、發熱頭痛

口舌生瘡、消化不良

果真是一貼上等的好藥。離開學校後，真正體會到勤於累積的病徵，逐漸冒出頭來。不像在學校時，日子總是像長在草地上的嫩芽，一大清早穿上灰色制服的校工便拖著長長的黃色膠管步進草地，站在草叢灑水。整個上午都在草地上澆濕晨光中的草尖。不久，在長滿綠色的草面上畫跑道，黑色瀝青在轉彎的地方顯得格外搶眼，因為這個地方是運動會的焦點，衝刺的運動員都在這個轉角，斜出了很好看的身影，隨後擺直，一鼓作氣撲向終點的彩帶。

日子總是在校工澆水、搖鐘的情景下移走，從清早看著學生帶了惺忪眼上課到下午帶著想家的臉返回，校工都在固定的一個角落，不知覺中陪同學長大，也培養了自己無意中的蒼老。

班上傳來誦讀的聲音，是快上高中時的華文課。許惠娟老師在誦讀後發回作文考卷，鄰座的女同學李嬋玉，通常是班上得分最高的同學，她的眉毛黑細有神，笑聲像中午前課堂外鳥群掉下來的啾啾。我的分數一直和她相差幾分，潛意識中我們成為要好的競爭同學，老師在分考卷時，都會說幾句勉勵的話。

好多年後，有一次從都門回鄉，擠在一輛午夜的巴士，不知經過了多少個市鎮，在中途站停車休息時，發覺到一個熟悉但又陌生的身影在前座移動，是李嬋玉，李嬋玉呀，我叫出聲，高中前的同學，在一個長途巴士上偶遇，由黑夜做證。

「還好嗎。」我問。

「還好。」

「在哪裡工作。」

「教書。」

「嫁了嗎？」倒忘了我們是快步入中年的同學，還以為是剛離開班上，想說些促狹的話。

「……。」

「你呢。」她問。

「一樣。」

「在哪裡工作。」

「報社。」

巴士繼續啟程時，我們坐回原位，從背影中仍感覺到是一個上高中前同學的身影，蒸發一些歲月的光影，像印證我們的生命流徙於旅途之中，有時不確定終點會在何處，只是一直不斷地啟程、行走、半途站停車，再啟程，遵循人生的圓規而行。

我沿著長廊而走，熟悉的舊磚老漆圍著的課室，抖出幾個往事中一時記不起名字的同學輪廓。坐在課室木椅上，一個愛畫漫畫的同學，個子瘦瘦高高，臉長得像下弦月。他把公仔畫在作業簿上、橡膠擦、鉛筆盒、書包，最後甚至把武打的漫畫塗在白色的校服和刻在桌面上。結果多次因漫畫惹了禍，在課室外罰站，像棵納悶的棕櫚樹。另一個是潮州腔的同學，上課下課都操一口潮州話，我坐在他的後面，坐久了，從他的腔調中學懂潮州方言。要不是這個每日下課趕回家賣魚丸的同學，可能到今日都學不懂自己祖籍的語言。

舊課室現已改為幼兒班，一間間課室換上很矮的桌椅。放著假的年初二，顯得格外寂靜。可以想像，要是平日在上課時間，班上出現整群幼年兒童，一定鬧成很具規模的市集。在喧嘩的聲音中傳

遞學前的知識，穿好鞋子，塞穩衣服，綁緊鞋帶，呀，穿錯了，快把它對換過來……。

課室外的九重葛已長滿紅色的紙花，這樣栽種在長方棺形的石盆，可能花早在好多年前已這樣盛開過了，像眼前的課室，也是這樣開關之間，不知覺中把我弄高了。

記憶中鄒林老師站在黑板前的時候，已是高中的底色了。老師一身黝黑的皮膚，不小心還以為是黑板的一部分。他總是以慢板的速度走在課室外的長廊，進課室前，把手上的香菸叼在厚厚的唇上，猛抽幾口，然後從口中吐出了很濃的早霧，有時把菸味也帶進教室。教數學的鄒老師，通常在黑板上塗寫好多很深奧的圖示表和習題，然後耐心講解數學的理論。班上的氣氛瀰漫著換元法對稱多項式分解法十字相乘法……總之是難度高的習題。可能察覺到同學的臉上都掛著一張很茫然的表情，他把習題掛在一邊，開始漫不經心地講解人生的習題，同學重新集中精神，聆聽一份提早送來的閱歷。

春雨春風春景觀

新年新禧新佳境

走過長廊，壁報欄貼著春節紅紅的對聯，華文學會張貼著萬象更新的賀字，一年又容易，壁報欄仍貼著一個學會的熱誠，從玻璃框的倒影看到自己的身影，也竄回時間的長廊。許惠娟老師忙著吩咐學會的學員，分頭貼壁報，謄寫稿件，配插圖、美術設計、交代學會動態……彷彿看到沉默寡言眼角有些憂鬱校服塞得整齊的低年級學弟鄭榮江，認真地挪開玻璃框把稿件貼上。他為壁報稿件揮寫的書法，往往比他更開朗有神。

一個學期的成果已在牆角開了美麗的花果。下課後，看著同學

紛紛站在玻璃框前閱讀付出心思製作的壁報，老師和學會理事，都在眉尖展出了喜悅。

草場上集合了許多黃昏烏鴉，晚前的風吹過後，烏鴉群一拍而散，熱熱鬧鬧飛向天際，像一群越野賽跑的選手聽到槍鳴後，一鼓作氣向著漫長的路途啟步開跑。高中校際長途越野賽，成為一年一度學校盛事，平時下了課都可以看到認真的選手在草地上熱身，然後沿著五公里的路程練跑。這次回鄉，母親從舊箱裡找到我一張中學的舊照片，胸前捧著獎杯，一副得意的樣子。母親說我，從前總是閒不下來，穿了鞋子便自個兒到屋後如記憶般長的火車軌道上練習跑步。高中的樣子從照片反光過來，是看到自己一去不返的少年倒影呀。

校長威風凜凜舉槍對空鳴響後，數百名選手擠身往校門外衝，吵鬧的聲音如受驚嚇四散的鴉群。我穿上白色T恤，胸前背後皆掛上號碼，汗水開始在額上繞下來時，我已穿進了鄉野的路，兩旁老椰樹矮下來，探看一個個健兒拾腳而跑，氣吁吁地安排自己不十分均勻的呼吸。路途總是多變的，經過火車鐵軌後，繞進整片橡膠林，踩著滿地落葉，回音像是換季的心情。

踏過熱氣漫開的膠林，踩過石橋，一路朝向半山腰的太上老君廟前進，擺在眼前的是二百七十個斜斜長滿青苔的石階，真是考驗長跑者的耐力。身子朝前，雙腳挺高，呼吸均衡，克服了長滿青苔的石階。下了山，像是渡過難關後的舒暢，小路多花，村屋有炊煙。繞過打石店、火炭廠、曬鹹魚場、觀音亭、原南壇、真君大帝廟……。風，早上有光把影子拉長，影子裡有透明的汗珠。前後的對手已逐漸疏遠，只有一個健兒還緊緊纏在我旁邊，越過掉了幾根釘子搖晃不牢的木橋，學校的後籬笆，穿過去，穿過去，看到草場，有人圍

在二樓矮磚欄杆上喝彩，加油、快加油，草場的前端拉了一條紅色的布，最後一股氣，向前衝，喝彩的聲音更高了，衝過終點，停下來時已像一個缺氧的冠軍選手。

這次年關回鄉，母親蹲在玻璃櫃前，看我端詳許多跑在從前日子所取得的獎杯和少許的歡樂，有些獎杯已像鬆脫的骨骼，搖搖欲墜。我細心抹拭幾個印象中比較深刻的獎座，其中一個是學校越野賽跑讓我平生第一次圓冠軍夢的獎杯。

我繞過走廊，看到籃球場上也擺了幾張石椅，石背上寫著：

德安風痧丸

主治：

肚腹疼痛、消化不良

輕微吐瀉、舟車暈吐

廣告詞寫著服用法：成人一包。兒童：三歲以上半包，二至三歲十粒，一至二歲五粒，一天服四次，溫開水送服。有時覺得人生的舟車難免會有暈吐，可能過著消化不良的日子，這些藥至今仍是我必備的日常用品，生活上水土不服時可派上用場。

這家老字號的藥廠是鎮上重要的象徵，廠主人溫氏家族更是地方上家喻戶曉的聞人。有一次，藥廠家族有人過世，一連七晚做功德，雇來大批的道士樂隊在藥廠曠地進行，鑼鼓響，銅鈸繞音，周圍聚集了好多公眾，在喪府上打牌九、搓麻將，嗑瓜子、剝花生，一碗碗肉粥端上香噴噴的誘惑。夜間，幾個同學擠在鞦韆架，品嚐大碗公裡的粥香。

棕櫚樹旁的籃球場，似乎看到一些同學坐在梯級的鐵架座位，看籃球從年少的時光拋出，傳來好多年後的回音，像立在辦公室後

的一座鐘亭，好多年前校工搖響的鐘鳴，至今仍盪在耳際，流連不去。這座鐘亭刻著鑄鐘的年分和捐贈者的名字：1962 年建，陳祿初捐。好一位愛鐘的熱心人士，一定領悟到鐘聲可以在時間中徘徊不老。鐘亭後是一座化驗課室，伍錦海老師似乎仍站在木板墊高的講台上，搬弄著兩具人體骷髏模型，講解著男女生殖器的結構，或者在化驗室教我們如何比較物理和化學的變化……。

黃花背風落下，催同學站在樹下列出早晨畢業的隊伍，懷德堂外的阿勃勒樹已是黃花灑地的季節了。同學列隊在禮堂站出生平良朋不能相忘的樣子，真的有些同學哭了起來。國歌唱起，立正，驪歌奏出一些淚光，禮堂外的扶桑花也開出了告別的豔花。這花，叫木槿，五瓣花吐出的蕊，俗名叫大紅花，貴如國花，馬來名叫 **Bunga Raya** 呀。

黃昏很沉了，我靠著最後的一抹餘光，端詳那頭狗再次伏在草地上認真地吠叫過去，印度裔的老校工回來了，他把電單車停好後，走過來把野狗喊走。但他並沒有問我從何處來，是否要像白色校門掛著的紅色告示牌：嚴拿白撞。我等他走進宿舍後，站著看石牆掛著一塊碑字：大山腳日新中學第七期建校紀念碑序：但為配合教育之需求，造就學以致用之人才……名日新中學，隨歲月之增長。

年初二，我從返鄉的空隙回到母校，單獨一人漫走校園，一條不算寬的少年單向道，永遠走不回頭的。此時，口裡彷彿剛哼完飄過上午帶有少些發育期沙啞聲的校歌：

日新

日新

又日新。

鄉關有雨

我把《黃皮膚的月亮》擱下，看看腕錶：凌晨四時五十分。北海車站。剛把身上的疲憊卸下，車站陳舊得像月亮的皮膚。油煙味、溝渠、垃圾、不同膚色的搭客溢出不同的體味。

幾個精神恍惚者在車站流連，一個馬來中年，套件紗籠，上身赤膊，以武者的步伐行走，站出架姿，手握虛劍對天說話。一個則是穿件深色像囚服線條 T 恤的印裔中年，一直追著剛抵達的巴士揮手，似乎每一趟夜車都載著他的親人。還有一個中年華裔婦人，雙眼無神，滿臉污垢，在晨風中乞討，然後重複地向巴士站候客的德士司機詢問：「到雙溪浮油，要多少錢。」「到雙溪浮油，要多少錢。」司機故意為難，開了高價：「廿五元。」「廿五元。」廿五元對這個婦人來說大概是個天文數字，雙溪浮油成了她永遠無法抵達的地方。

長途車在凌晨三時五十分已抵達北海車站，而往大山腳轉站的巴士可要等到清晨六時才啟程。我坐在清冷的車站石階，翻讀《黃皮膚的月亮》，打發一些時間。站外起風，有些寒意，不久，風起勁了，把附近樹上的枯葉刮落，接著踏實落了一場雨，在風中紛飛。

返鄉前，因牙床腫，在八打靈十七區藥鋪買藥，藥店老板配了三種藥治痛。「服了藥，不可喝涼茶，不然會更痛。」「一包五元。」我付了錢，收拾幾件衣服便趕到富都車站搭長途巴士回鄉。夜車行到霹靂河站中途停靠時，想起忘了搖電話回家通知正在回家半途中。「早上到家，回來一兩天。」撥通公共電話，母親半夜醒來接聽。

「回家哦。」母親充滿惺忪的回答。「大日子過了嗎。」我問。「還沒。」母親接完電話掛上。我想到中元節熱烈的氣氛，巴剎街伯公廟前豎起的大士爺一定睜著炯炯有神的眼睛在看管一群孤魂野鬼罷。

終於等到轉站的巴士啟程，清晨六時，我在車上把疲憊的身影躺在靠窗的沙發，而窗口仍黑漆漆。偶爾搭客上下車而移開的自動門中溢進來最早的風和微雨。到站下車的時候，整個市區仍瀰漫在朦朧的黑暗中。我走往伯公廟前，想找原味的粿汁，鴨肉豬皮白粿弄成想家的味道，不過，檔口沒開，最後坐在玄天廟搭好的酬神戲台前的白色帆布棚下吃咖哩黑鯧。雨也坐在旁邊觀看。

玄機莫測上德施民昭遠近

天道無欺帝恩度世不偏私

廟前兩旁顯著的紅色直排對聯，書寫玄天廟施民精神和天道無欺的品德。金色的香爐在雨中的露天廟庭朝天盛著插滿的香火。一個中年男子看來是中過風，剛痊癒的樣子，剩下左邊的身體可移動，而另一邊則拖著走。他在雨中給水珠淋濕，仍堅持把手上的香火插完。兩個少年，穿著木屐，前後合肩把燒好的豬、叉燒、鐵勾掛好的燒雞、鹵鴨……，踏著有節奏的步伐挑過廟前。右側的大士爺真的在清晨時分仍睜著有神的眼睛在看管中元節鬼門關開放後四處漫遊的鬼魂。大士爺前的大香陣，在雨中燃起更濃的煙。桌上擺滿香果和冥都銀行發出的百萬元冥鈔。好兄弟，燒給冥界的鬼魂，上路可用得著。我捐了五元香火油錢，聽守銅鈴的少年拉響鈴聲，噹，在清晨未亮的天中顯得特別響亮。

我向拉鈴少年討了一個塑膠袋，頂在頭上，在晨光不是很明顯

而雨水則清楚地落下的時候走往鄉下老家。母親先看到屋外一團黑影，才看到我把鞋子脫下，取下頭上盛了水珠的袋子。我把海外天提早上市的中秋月餅擱在桌上，也買回一袋我來也^{*}肉乾。天亮的時候，我給母親兩百元，給母親家用，最近成為我掛在心上的念頭，不曉得是什麼原因，大概覺得是時候把時序倒過來，由孩子來幫補家用。父親醒來，蹲在菜櫥旁，喃喃自語，好像在催我快成家或立業，他說：「骨頭都散了，感覺到自己時候快到了。」我沒回答，只覺得自己還沒有完成一些心願。

傍晚，我和侄兒到日新小學溜躑，有些雨，不大，把電單車擱在校舍建築物下，剛好是假日，只有幾個工人在裝修窗口，我在校門右牆看到奠基的日誌：

檳州首席部長

拿督王保尼奠基

日新小學校舍

一九六二年十月八日

另一棟新課室，則刻著字誌：恭請我國教育部長安華依布拉欣主持新課室奠基儀式，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日。

這間小學是我完成啟蒙教育的場所，在我誕生前，校舍已建好，而新課室則在侄兒誕生前建竣。我和侄兒都在同一所校園打開學習的啟蒙之窗。校園的鳳凰木，仍長出同樣翠綠的樹冠。

入夜後，侄兒陪我到廟前看戲，因為有雨，戲台前撐了眾多雨傘。橫樑掛著「老三正順」劇團，台前懸塊黑板以粉筆寫明上演的劇目《南梁春夢》。我從舞台上看戲子從潮劇音樂的回音中，走出不十分明確的劇情。

七月 蘭盆施大德

一筵水陸度幽魂

在大士爺搭棚的柱子上，寫著對聯。侄兒要了兩元，看他把錢塞進添香油的紅木箱塞口，守鈴的一個中年男子拉響了一句鈴，噹，聲音在人群中散開。香火鼎盛，百果齊放，冥紙盛滿好多個大竹籬。在煙霧瀰漫中，看到一個值年爐主的告示牌：**大士爺吩咐，為保金身完整及不可搶金身之附件**。今年，信客大概不能像以往在焚燒大士爺前，爭相爬上金身搶附件，求神保佑。

翌日，侄兒上學，我單獨騎著電單車到街上。冒了微雨，先去大馬彩買馬會萬字^{**}。母親說，盂蘭節特別開彩。一個老人推著陳舊的腳踏車，擱在店前的石柱後，鑽進店內排隊到櫃台前買字。我買的六五七五竟售罄了。過後，我到廟口看熱鬧，坐在伯公廟裡發油的木凳上，廟頂的天井有雨，斜斜滴下來，不急，維持這樣柔和的雨勢。

廟裡，香火不熄，信客進進出出，把廟前的門檻也跨出了斑駁的景象。古老的廟，有古老的風景，靠著一些天井的光，我坐在凳上看到許多寫進風塵的名匾，充滿悠遠的情懷。

帝德同沾

光緒丙戌年吉立

其他立好掛在樑柱上的匾牌，可背成很好聽的串連語：覺世牖民、德大為山、共錫禎祥、護國祐民、德備福疇……。而幾片漆上鮮紅的廟門，寫上「鬱壘」、「神荼」、「進祿」、「加冠」的字帖，古意中自有一番神韻。我背靠著的一幅牆，也刻好「募題捐助建廟芳名」，立於光緒拾貳年歲次，丙戌仲冬之月穀旦。整排列進石牆上的名字，充滿當年開荒立廟的熱誠，匡理黃陳慶捐銀肆佰陸拾伍大元

正。其他捐助者的名字，喊起來恐怕還有些回音：黃安公司、劉珠、湯金房、溫娘田、宋帝福、張清廟、陳叻、鄭庵達、湯火進；而且還有其他商號在和聲：周昌號、瑞茂號、周利號、同順號、義醇號、萬利號、利興號……。這些都是捐銀助廟的有功之士。

廟仍然維持著熱鬧的香火，黃昏前，我到市區一間快餐店買了一杯汽水，加冰，不顧窗外的雨。坐在靠窗位子，從玻璃窗可看到雨中的街顯得很潮濕，街市場不顧頭上的雨珠，擺滿了七色相爭的蔬菜：紫色茄子、白蘿蔔、深綠涼瓜，還有黃薑、紅辣椒、黑芋、金瓜……。三叉路口的車子擠成慢鏡頭的風景，巴士、舊德士、雞公車、貨車、手推車、腳踏車、泥機車、三輪車……，鋪成街道緩流的車陣。

跟往年一樣，明晚是農曆七月十七，這個地方將成為焚燒大士爺金身的地方，不過值年爐主已列出告示牌，今年不允許搶金身附件，大士爺可以完整的金身赴焚。祭拜了整整十六天，整個市區都瀰漫著龍香的濃煙，還有酬神戲敲響的鑼銅聲。有些戲子在後台化妝、弄粉，或躺在吊床上，悠閒抽菸，台下的燒臘店，不斷傳來砧板上切好的香味。

剛才，到大街韓江公會避雨，以為可遇到昔日耳背的老座辦，戴著黑框眼鏡，對著窗，拉響一台老風琴。好多年前，還是少年時，這裡是我的第二個家，晚上都來這裡學華樂，參加歌詠隊，跳民族舞。團體生活總是多姿多彩的，會館裡的平台，到了會慶時候，都會搭成一個舞台，在台上把平日練習的華樂演奏出來。舞台後的石牆，仍掛著先賢鄭石山揮毫的名匾：「繼往開來」。以前，一直弄不懂是什麼涵義，隨著年長，這句話成了勇往直前最佳的勉語。我學三弦，左手撐著一根好長的琴柄，右手三根手指對著蛇皮鼓上的三

根琴，彈出的回音，低沉的，但聲音悠遠。

夕陽連兩足

空翠落庭陰

這是孟浩然的禪詩〈大禹寺義公禪〉，寫出了黃昏的禪味和清幽。在會館看不到耳背的老座辦，反而在辦著一個書展和水晶展。桌上展售書籍和天然水晶，而牆上也似乎展覽一幅幅歲月催黃的照片，都是會館會慶的大型全體照或乒乓比賽得獎後意氣風發的勝利照片。書場只有我一個人，雨歇前，買了一本《禪詩百首》。

快步入中年，不由自主地傾向尋求禪味感覺。在廟前燒香時，看到周圍穿著校服的學生，向香客兜售一張張大彩，彩票放入白信封，外頭寫著：

支持我們的日新獨中

建設民族的教育事業

謝謝您的捐獻，大山腳庚辰年，慶贊中元孟蘭勝會。一個個年少有神的男女同學，沿著香爐向進香者兜售大彩，彩票和教育在這個時刻結成同一個意義。我買了兩張，似乎買回自己過去的身影。時間就是這麼一回事，看看這群少年，感覺自己已給時間走出明顯的痕跡。一個男同學穿著白短襯衫和白長褲，一臉稚氣有些靦腆賣彩票時仍不忘自我介紹念高中三理科，我買下大彩時，沒示意自己是他的學長呢。

昨夜，二哥蹲在客廳藤椅旁，向我借二十元，他說明早要到白菜園做些散工，幫忙油漆籬笆和屋頂。他說沒有交通工具，走不遠，很難找到工。二哥是癮君子，戒了近二十年仍戒不掉，蹲過幾次戒毒所，換過幾個不同的地方居住，仍在毒癮中浮沉。一個好好的身

體，弄成皮包骨，雙眼深陷無神，看了心底難過。

這次回鄉，匆忙收拾簡單的行李，上路前，只帶了溫任平的《黃皮膚的月亮》，一本整二十年前出版的書，書頁已發黃，但文字沒有褪色，沒想到適合我在還鄉時閱讀，書中含有的的人生體會、風霜味，真的，感覺仍是那麼敏銳。而且還可以讀到如長袖無邊的句子：「朋友帶淚的笑聲秋寒已重的山河更多更多無法磨滅的記憶在我空洞荒蕪的瞳仁裡淡出淡入……」。

老家養的一隻狗，後腿受傷了，跛腳走路。早上起來，到附近草堆自行找藥吃。其實，在城市，我自己也像一頭狗，經常自行到藥鋪找藥吃，西醫的診療太貴了，也不太適合，只好到中藥行自行配藥，嘗試是否適合治療身上的病痛。通常是牙床腫、膝蓋發痛、兩肩痠痺，試過好幾種藥皆無效，看來還要像一隻狗，繼續找尋自己的藥方。

晚上，大侄兒用電單車載我到巴士公司搭車回城，城，成為我回返的地方，而家鄉，倒成為我離開的方向。午夜，在等最後一趟長途巴士時，仍有微雨落下，加深了夜的寒意。母親在門口送我時說：「這次回去，大概要等到新年才回來了吧。」「有時間會回來。」我回答的時候，仍是好多年前第一次離鄉的感覺，有些傷感。有兩做證。

[*編者註]：「我來也」，吉隆坡著名的肉乾品牌。

**編者註]：「大馬彩」，大馬彩券公司的簡稱；「馬會」，賽馬公會；「萬字」，一種四位數對獎的彩券。

三十九歲的童年

拾荒。對一個稚童來說，像在自己延伸的想像中尋求無法兌換的現實。我的童年小徑，從拾荒的記憶開始。雞舍、牛車、廟埕、騎樓、菜巴剎、魚市場、垃圾堆沾滿濃烈的酸味、腥味、腐蝕味、發霉味……，緊緊抹成記憶底色，釀成成長中的體味。漫長無邊的拾荒日子，漫開了童年淡景，也掀開我長大後不時回過頭張望的一束回憶。

春節，我回到鄉下，和侄兒從舊家出發，往市鎮徒步行去，這似乎是一條熟悉中滲入些苦澀的行程，感覺在重新拼接一幅童年微微著涼的畫面。

雞舍還在，生鏽的鐵絲網已傾斜，露出幾個破洞，要是有養雞，雞隻早已如時光從網洞溜出去了。雞舍空無一物，只有曬乾的雞屎味飄在逾期光影中。養雞老婦人不在，剩下熟悉的身影在清晨手持一盞油燈，蹲在窄舍裡拾雞蛋。老婦人的背蹲成清楚駝影，見我摸早提著菜籃出門，總是溢出濃烈的潮音問我。撿菜呀。我蹲下來看她籃子裡已盛了好多淺褐色的雞蛋，剛孵出來的蛋尚可感受如初嬰柔滑和溫熱的臉頰呢。舍裡的公雞有些不識趣，抖了抖喉嚨，啼幾聲，結果叫破了最早的寂靜。雞舍對面木屋的廚房，另一個更老的婦人坐在矮矮木凳絞辣椒乾，小型的絞機一圈圈溢出了濃密的血紅辣椒，嗆在鼻孔裡的辣味似乎蔓延到今日。老婦人一早在住家外擺攤，小小的木製桌椅，幾塊黑炭燒熱了灶，咖哩味溢滿了最早的

熱鍋，麵攤七早八早誘來摸著晨光而來的食客。村子裡的路，寂靜多彎，四處窟窿，晨雨一來，滿地都是潮濕的泥。靈師壇前的龍香擺出了春的姿勢，香客在壇外上香，祈求一年平安，把村裡小小的廟擠滿了香火。以前，靈師壇只是一間木屋，屋前的芒果樹把屋子的輪廓遮去半邊，門內幽靜，住著鼻子永遠長膿的村長，一年好幾次忙著雇用勞工，在村裡長滿的椰子樹，攀爬而上，採椰子，修椰葉，採收的日子總是上演熱鬧情景，兩頭壯牛拉著的大車輪，一左一右拉動車身，車座上坐著赤膊老人，把勞工採下的椰子，再經尖矛削去椰皮的實椰，丟上牛車拉出街賣。侄兒在我浮滿記憶的漫行中，來到市鎮。這是拾荒的開始，我從一條小水溝邊轉過公廁，來到伯公埕一排騎樓。以前，騎樓都熱鬧售賣豬肉，廣興隆、和合、豐利，現在有些改為網際網絡中心，很難想像現在眾多青年熱衷擠在店裡上網交友玩電子遊戲的位子，是從前擺著一塊塊沾滿鮮血的豬肉攤呢。

福德正神 玄天大帝 玉皇大帝 譚公仙聖

眾神鴻恩

答謝。聘請青囊中玉樓春潮劇團獻演三天。大山腳玄天廟值年爐主協理同啟。侄兒仰著頭，看我在斑剝的街牆上抄什麼。來到市區，感覺到人群的蠕動和一種對過春的渴望，似乎街上的人都朝同一個方向走去，什麼方向呢，過年囉。窄窄小巷，溢出了一年的熱鬧，也養活了好幾戶好幾代的日子。巷鋪都是一間間毗鄰的騎樓式店屋，經過好長好長的歲月已漆上一層厚厚的滄桑。但是，三十年前熟悉的感覺還在，那時，通常是一天的清晨，手拎著舊菜籃，出門前母親蹲下來替我扭緊衣服鈕扣。清晨的風有時特別的寒。沿鄉

下小路避過積水窟窿來到市區，熱鬧市集有時叫我忘了母親的交代。撿些菜和魚就回來哦。我對著窄巷一攤賣米台目的販攤張望好久，石灶的木炭燒出了溫暖的熱度，灶上熱湯煮出了一碗碗香味撲鼻的麵食。想到身上毫無分文，喉嚨咽了幾口水拾步離去。因曾經好嚮往能坐在矮鐵圓椅上吃碗米台目，長大離家後，幾次回鄉習慣了都到這家麵食店坐上好久，土灶還在，木炭的熱度還在，撈麵小販還在，但從側面看他的背也清楚駝了許多，歲月一定叫老人都駝背的嗎。在菜巴剎，菜販蹺著半邊腿，嘴角叼根菸，燒出了很長的菸屎仍未掉下，手上削去一株株壞掉的菜葉，把修好的各種菜裝入大竹筐。我站在菜販前等著手上削去丟在地上但看起來仍可煮食的菜根拾起，裝在籃子裡。有時小販把菸屎弄掉後，微微張眼，看到一個小孩站在前面，故意削掉幾片較好的菜葉，然後把眼睛微微閉上，似乎默許趕快撿起地上的菜呀。那麼多年前的記憶了，這次叫侄兒陪同一起走回時光經過的暗格。侄兒不知我怎麼一路走一路在紙頁上抄寫，似乎要對證什麼重要的時光密碼。

天地父母 紫微大帝 八仙仙師 濟公活祖

眾神鴻恩

答謝。聘請金玉樓潮音團八音班清唱一天。大山腳三叉路菜園紫微清宮值年爐主協理同啟。一座市鎮似乎充滿神佛，一鎮鄉人，宛如從答謝眾神的空間履行他們的感恩。這裡的人，每張臉上彷彿貼上虔誠的容顏。我從另一塊石牆抄下用毛筆字寫在紅宣紙用水糊貼在街牆上的文告。侄兒仰起頭又問抄什麼呀。如果沒有虔誠的鄉民，沒有微微閉上眼睛故意削掉些鮮葉的菜販，看來我的童年更是一片無光淺景。除了撿菜和踏在滿地腥味水漬的魚市場撿爛魚，我

和弟弟在童年時光中，尚常穿竄在長街短巷的垃圾堆，甚至躍身爬進大型垃圾桶，為了撿拾丟棄的牛奶空罐，一個個撿拾回家給母親洗刷清潔涼乾疊好再載到火車路後村專收罐子之神料商，掙些錢買包米或白糖。家裡小小的米缸印象中不曾盛滿，經常空見缸底，因為缺米，家裡很少煮出白飯，很多時候都是一碗碗稀水淡粥。有時連稀粥都煮不出，只有清炒撿回來的菜和壞掉半邊的魚填飽肚子。一年裡頭，農曆二月廿九、六月廿九和九月廿九，街上觀音亭慶祝觀音誕時，母親顯得格外忙碌搜出幾個舊飯盒擠到廟裡領菜粥，領了回家可省吃好幾天了。吃到最後，菜粥逐漸冒出了酸味，母親仍燒熱來吃。有時母親另裝一個飯盒，給我帶到學校去，肚子才有溫飽感覺。有一次，母親坐在屋後的土灶前發呆，煮不出食物給孩子吃了。大哥這時從屋外回來，把一隻迷走村裡的雞抓回，母親想了好久，才把這隻雞宰了，嘴角喃喃自語，要是主人知道了不知怎麼好，那是印象中品嚐到一次最香美踏實的肉味感覺。我和弟弟在街上仔細撿牛奶罐，有些用完丟在垃圾堆的罐子還存有餘奶，我和弟弟從這些剩下的點滴見識到牛奶的樣子。罐頭通常用罐頭刀沿罐開剩一點，蓋沿是齒狀的利頁，有時不慎利蓋弄傷了手指牛奶沾些血滴，把手指放在嘴裡吮吸止血，一時吮進了牛奶和血腥味，這種混合味道到現在似乎不時還在唇邊保鮮。

侄兒抓著我的衣角叫我往前走，不過他不知往前走路還有多遠。過了一個小小的十字路口，左邊小攤擺著白人囉也，對面矮矮的店鋪是新潮飯店、客記飯店、興隆花業商行、曼谷中泰海鮮飯店，接著是一棵老橄欖樹下的石三戲院、益華書店、大馬旅社，轉一個彎看到火車站頭間店鋪萬宜樓，記憶從窄窄的木門進入了時光軌道。在拾荒日子後期，母親開始替顧客包洗衣服，萬宜樓一家的衣

服，就是由母親一手包辦。母親通常一早提著大桶衣到附近一條清晰的淺河刷洗，蹲在河石，把石塊調好位置後，開始一早的忙碌。我到萬宜樓送衣服或領回待洗的髒衣，站在一個黑木櫃台看著咖啡店裡忙碌的食客，桌上擺了可口食物，當時挨餓的記憶現在想起來似乎還可聽到肚鳴和吞嚥口水的回音呢。有一次，母親從髒衣服口袋裡竟意外掏到已弄濕的二百元現鈔，雙手發抖端著不知如何是好，最後，母親叫我把二百元收好，送回衣服時把錢還給主人。站在木櫃台把錢交給主人時，老雇主挪開老花眼鏡數著二百元鈔票，叫我坐一會兒，回家時，雇主在摻雜髒衣的衣袋裡塞進了幾塊可口的年餅和發糕。現在萬宜樓已重新改裝，住在店裡的主人早已不是戴老花眼鏡雇主了，但我的感覺仍保留在高過我的黑木櫃台前的記憶。繼續往前走，鼻孔傳來一些黑油煙味時，眼前已是一座小型車站，只有幾輛巴士擠在大篷裡，按照放慢速度的時間表啟程，小小的車站，只有一個路線：大山腳——居林。過了對街商行，角頭間是南樂園茶室，淺淺米色的三樓茶室，除了底樓賣茶外，上面兩層樓都不賣茶，賣春。前幾年，也是回鄉過年，到樓上春樓找弟弟，那時，他找不著工作，就去守春樓。我上到樓上看他坐在窄窄的樓梯口的木椅，接待著上樓尋樂的客人，幾個房門住了春女，閒時補妝撩髮，花布掀開，見君就露出一份害羞又陌生的笑顏。弟弟顧著櫃台登記交易。看我來找，弟弟自嘲說，工作難找，先在這裡看雞農場吧。我在樓上站了一些時候，感覺來了春樓而沒春意，倒是心裡有些蒼涼。弟弟現在沒再看守春樓，而是跟著戲班跑，擺地攤兜售假槍械，是另一種游牧式生活，還帶著風險，隨時遭執法人員取締。我的弟弟至今的生活尚和以前一起荒拾日子一樣漫遊無所。

黃昏時，侄兒在一個路口叫喊著：阿公。我從他叫喊的方向望

去，看到父親把一部舊腳車停在巷口邊，遠遠看他蹲在垃圾堆撿紙皮，把一塊塊硬紙盒折好疊齊夾在腳車後座。想叫喊父親時，一場細細的雨落了下來，我和侄兒躲在騎樓下，待雨停歇時，巷口的父親和腳車已不知所終，父親有父親拾荒的路線。而我在春節回鄉，在侄兒陪同下走回我的童年小徑。念小學四年級的侄兒九歲，當年我走往一場無法自主的拾荒日子剛巧也是九歲。現在三十九。似乎自己在伸長的想像中再對照一次遠去的童年拾荒圖景，有些模糊但又真實在眼前活活演現過。

夜已深夜已淺

進去一間 7-11 便利店買一罇大瓶礦泉水時，已是凌晨五時十五分，在櫃台另外買份夜報，哦，是份早報。坐進車裡，卯時的風吹了一陣，涼涼，不算太寒的那種。晨霧籠罩車外，霧氣貼在前後四週門鏡。附近街燈也在霧水包圍下泛出不太清晰的光澤。

在車內光亮不足仍翻讀買來的早報，是愛沙尼亞詩人的詩促使我沒多加考慮買了報紙，因為一頁副刊，一位北歐詩人，一首首由一個取得十分怪異名字的大腿進行了中譯的 **Jaan Kaplinski** 詩篇。

剛從八打靈十七區舊茶餐室看完一場球，英格蘭超級足球聯賽電視直播，曼聯對壘利物浦，兩支名聲響亮的勁旅把球館擠成人海，潮起潮落，浪花不絕。球場上落了雨，**Smith** 進場時，鏡頭映出了稠密的雨勢，似乎溢出電視畫面。看到 **Baros** 留著披肩髮一副俊俏臉孔靈鹿身姿在草坪追逐飛躍皮球和自己的身影；**Ronaldo** 把草坪跑出自己對生命的投入，一隻不知倦的野兔；嗅著龍門長大的 **Nistelrooy**，破關就是他的信仰；坐球牢八個月的 **Ferdinand**，出獄了，如魚回到了池塘，如果倒過來看，小小的球館是他的天地，相反的，球場外的宇宙才是他的囚室，一出場在後衛防守成一頭母狼，重演進球後躍向隊友群如狼高嘯的畫面。足球哪好看，友人曾爭論過，廿二人只不過在爭一顆球，也有友人不同意，爭辯著，哪，扣除兩隻手，任何肢體都可觸及皮球呀，哪一項球類可以給肌體發揮得如此淋漓盡致……。這場球賽比數出乎意料由一頭光滑的曼聯後衛

Silvestre 頂入冷門兩球取勝。銀幕上坐滿球迷的體育館和茶餐室來自五湖四海不同來歷的球客，節節扣成，一起浸身在雨中球起球落的情節中。

因為要看球，午夜前睡片刻，像替電池加電。睡前撥了電話給四哥，公司上市了，我在電話上說，雇員獲得獻售配額股，我得到三支，要給你一支。四哥說哪裡找錢買呀。我說，過去一筆債先擱住，這股會漲，找錢買下吧。四哥問清楚要繳付數額，想了一回說，好吧，明早想辦法匯錢過賬。想起四哥，也有好幾個月沒聯絡了，兄弟各有各忙，腦海裡倒常浮現他因為債務纏身難展一笑的臉龐。

公司在下午發出認購配額，傍晚和同鄉友人到八打靈新都甘香茶餐室吃鴨飯，我說，由我請客吧，分到股票算是預先慶賀。忘記吃晚飯是討論如何籌資買股。友人經歷過一次奔喪，我經歷了兩回葬禮，百里相忘，披星趕路，先後為母親和二哥帶香送喪，身邊的儲蓄也如秋天落葉樹，枝上綠葉只剩三兩片。

撥電給四哥，或許自己一時沒法籌資，或許想和家人分享公司上市的喜悅吧。

車外卯時的風吹了一陣，車內，在昏暗的光源中讀詩，素未相識的大腿，想來是視詩如回歸的詩痴，之前，在新加坡《聯合早報》文藝城讀過他譯介波蘭詩人 Anna Swir 的詩。他偏愛東北歐詩人，引介的這兩位詩人，都有他們特殊的生長國度和滋養詩句的草地。

詩的價值或許是在不十分確定的生活狀態和憧憬下，一種自我安穩內心和慰藉的藥品吧。至少，對我而言如此。

清晨六時十分，夜已深，哦，夜已淺……，看到一頭光蹠著屁股的狗躍入小巷，沾了街燈光源的兩片滑臀，最後潛入幽暗的小巷。我開車朝市中心花旗銀行方向馳去，或許是支付逾期信用卡賬債，

或許是預支現款。

天，很快亮吧，我想。

今晨雨大不大

九月進入秋分時節一場晨雨細細落，細細落，雨滴屋簷上，褐色瓦片一頁頁落成水的骨節，飽和的水勢貼上遠方細細雷，響了，響了，我在室內看陣雨。

坐在書桌前，移寬玻璃窗頁，從一柱柱橫放的鐵花看雨，聽雷，雨中細風打斜而過，雨順了風勢斜斜落。不久，累積的雨沿著垂直水管傾洩成水柱，灑出更急促節奏的回響。

昨夜值班，一通手機電話響，手邊放不下工作，未接聽，查看手機時是弟弟撥來的，待工作告一段落後，查一則留言，開啟後聲音沙沙響，沒傳出任何訊息。抽空復電給弟弟，接聽後，弟弟說沒啦，按錯電話……。家人好嗎，電話中我問。想來也有三個多月沒回鄉，沒給家人報音訊，母親過世後，家已成為一種遙遠的仰望，一種失去重心的宿命。想家，油然想起亡母，意識中，母親漸漸化為另一種鄉愁，鄉愁又潛藏成為圖騰，遠遠牽掛。

弟弟說，五百元還沒能力還。前些日子，弟弟來電急借一筆錢，說要在一家茶餐室賣麵食，可是生意不好，結束了營業。現在賣冰淇淋，一戶一屋兜售。我說，不急著還，中萬字再還吧。弟弟說沒能力買字。我說還買著母親墳墓的編號，一週三次，買字，也成為一種對亡母的了。

窗外雨，持續落，刷牙時浴室給白蟻蛀壞的天花板溢出幾滴水，想來是整群雨萬滴水相擠後找到細縫穿進來幾滴晶瑩水珠，細水穿

洞，穿過天花板，沾在髮絲上，真實的雨珠。

往年，中元節都返鄉，三百里路涉風踏雨，也習慣了多雨多風的回鄉路，有母親握著一塊舊布巾站在大門等，或坐在矮椅一起對著電視機的連續劇浸身情節裡的哀樂，那也是感悟母親晚年生活的一種方式。喪母後，家鄉的中元節，想來仍會熱騰騰，伯公埕戲台持續鑼鼓響，只可惜少了親人影，少了返鄉遊子心。

前些日子，接到侄兒短訊，寫著：五叔，你的錢以後才還你，因為我的女兒剛出生，所以沒有錢還給你。這麼久沒還你錢，真的對不起……。收到這則短訊，我把侄兒先前跟我換五百元現款的逾期支票藏起來，還不還已不再是重要的事，這錢用來應急一時，已附加另一層價值吧。錢，對家人似乎更迫切，對我而言，有天我穿著金縷玉衣，可是家人挨窮受苦，意義也不存在了。

母親生前對我無甚要求，大概明白一個人在大城市生活，說來容易，更別說闖出什麼名堂。母親大概只想我不欺不詐，踏實生活足矣。

細細雨，長命落，隔鄰的陽台積了水，形成二樓雨池，雨，落在九月秋分時節，多幾天是中秋節，想來也回不了鄉，把回程所需的費用積起來，或許給家人應急，踏實些，況且，母親以墳為伴，中秋月再圓，天倫已不再。雨中撐傘出門，坐進車內廂裡浸了水，腳跟踩出飽和水漬，開車一起行，在車內還晃出淺淺水紋。看來一個人窮畢生努力，有時也只不過是為了擋一陣風，遮一場雨罷了。

車子馳入大道，公路白茫茫的雨，如雪花散灑，剩下一盞盞車龍後燈，一閃一亮，在早晨，點出一線紅。

今秋月圓不圓。

今晨雨大不大。